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五十目錄

墓碑

史邦直墓表

元好問

御史孫公墓表

元好問

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碑

元好問

劉景元墓銘

元好問

文儒武君墓銘

見文雅

元好問

郝先生墓銘

元好問

曹徵君墓表

以上原列卷九十九

元好問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好問

善人白公墓表

元好問

南峯先生墓表

元好問

臨海弋公阡表

元好問

遽然子墓碣銘

見文雅

元好問

蘇彥遠墓銘

元好問

盧太醫墓誌銘

元好問

張遵古墓碣銘

元好問

以上原列卷一百

金文最卷五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史邦直墓表

元好問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爲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乙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爲尙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爲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强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局黃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建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閒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

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處事詳雅倉卒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余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請爲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爲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遺山集

御史孫公墓表

元好問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爲監察御史

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撤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爲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爲理遂訴於公公爲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邨國夫人溫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爲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敕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卽日爲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爲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惟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皐遭靖康之亂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相資稟純直樂於爲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賙恤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閒至甯元年以三

赴廷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升尙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修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厝某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頤次觀次孚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亨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尙幼公美鬚眉容貌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內

翰百一所撰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爲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爲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爲家以貌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殫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閭而磔妖蠹白筆風生朝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頽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宏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卻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豸冠峨峨蓬蒿一邱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遺山集

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碑 元好問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鄆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楸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

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
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
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卽檄君爲倉
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
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廻出倫
輩賦業成卽有聲場屋閒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
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
津士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大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
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
求所以改絃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
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
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卽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
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尙書省
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恆二州軍事親舊爲

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
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者君處之自若也
寇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閒會門生朱極自京師輦書
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
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
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
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
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
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
訪使陸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
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
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
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

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齊醺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

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齟齬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卽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於不幸君喪之慙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箴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閒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伎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旣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鄆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

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
中目爲鄠郊卽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
窺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
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爲裁製
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
禮部閒閒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
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修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
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
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
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
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概言十卷紀正
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
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
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慚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

賴前哲概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曰復
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
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
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度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
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爲不如是則是
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
昭矣此書往往人閒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
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
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
猶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惟恐其
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
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愿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
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
月子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

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
誤述爲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冱
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
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螭於趺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泣焉涕
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叢孤羈迫乎駢儷而變古
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
若若兮纍纍鄙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楸兮增輝謂君
爲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元聖久矣望
伯起其庶幾白首太元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繁正統之無適從職
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
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概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
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爲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
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

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輒背馳
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而求知

道山集

劉景元墓銘

元好問

景元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元留學陵川已能
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
歸行視景元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憚因問讀書有
後先汝甯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
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耄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
字景元別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元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
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閒戲取市人日
歷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元之學無所不
闕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作爲
文章淵綿緻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
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

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微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
解析脈絡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
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爲承安泰和
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元談號爲獨步景元則兼眾人之所
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爲
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閒機械皆
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顏王官廡信之皆海內名士交
久而無閒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
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廕補官訓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
期以明年薦試詞科而景元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
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
游最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
好問爲宜乃作銘景元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
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句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

縣君妻永甯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於永甯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深心而文洩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雲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一本作時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峩峩蓬蒿一邱窘此瀾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遺山集

郝先生墓銘

元好問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旣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

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閒閼人旣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旣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今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旣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臯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臯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閒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三

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沒無十金之產齋志下泉有識興歎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詞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敘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宦學蔚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甯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卽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祺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閒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裁裁其誰曰

我私昇鑑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涅而不淄與履商謳長與世辭甯以一寒暑往來之甄概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泗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遺山集

曹徵君墓表

元好問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閒閒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子十七歲子以兄事之王辰之兵君流寓宏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子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子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爲

之喜見顏閒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而哭且爲文以哀之
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
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珪姓
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爲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華父璿皆潛
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
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卽有聲場屋閒以兩赴廷試移籍太學時
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
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
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爲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
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
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
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
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卒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敕
家人毋取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

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南京大司農場公叔玉丞
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
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勵風俗事聞徵
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
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
乘山君就爲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
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賴以全活者甚眾羣不逞乘
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念者云而曹巖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
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尙書李仲臣仲臣爲之起廟學以師席
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爲之一變君旣老自號囂囂老人有卷
澗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
曰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
之風不幸歿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卽孝也曾
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尙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概之淑善具并何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尙可以爲鄉人之榮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九

眞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好問

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歿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尙以前日猶豫不行爲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於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爲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於代鴈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爲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爲乃作銘并論次之

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嶧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植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羣從率以武藝相尙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爲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修武郎郎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鄉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卽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析居柏仁坊鹿者文水遷居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爲比邱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閒言時人爲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弟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

自以不習儒業爲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閒游梁之後交文士益眾賦業外他書亦能研究國醫宛邱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爲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爲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閒有謁醫者助爲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爲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嫺睦傳至於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邁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尙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耐於漳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元好問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鴈門李某所譔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閒閒趙公爲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階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閒閒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溫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沒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爲建貳瑩於白氏邱壠之側一以耐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旣奉浮圖愍其家世不傳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不果行

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檢因附屬
籍舅已亡又厯三推之久弟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
田宅之半分之一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
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
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
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
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遭疾春秋六十有九
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
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
曰彥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強記尤精於左氏至
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
厯懷甯主簿岐山令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
三年進士厯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
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早卒女四人長適州

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彥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滎澤酒曰忱曰恆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尙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尙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厯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爲人敦信義樂施子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爲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厯大定明昌官學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滎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爲作記辭與事稱相爲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旣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顏疵厲爲蠲媿心發之彥方學業復於譙元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紘身爲

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蹢躅起爲儒先岌彼榮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章惠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藹兮芝蘭之庭炯兮珠玉之淵州里趨風媚學蹢躅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祿匪我榮殆以爲黨塾無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之食尙有攷焉

道山集

南峯先生墓表

元好問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修武人祖道父炎皆力田爲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旣冠游學東州以易爲專門經明行修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眾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爲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於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介沈默爲

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
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
歎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社原
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
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
陶大張里之東原王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間
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
乃爲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
曰

被髮銜刀禍孰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鳥視而終
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元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爲眞
兀以爲全甯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
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牆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
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元好問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
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
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
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
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
僅無損耗耳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
忠敬如此我乃爲讒口所閒慚恨無所及尙欲言分異耶乃更相
友愛官以公家貴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怨
心爲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
以犯法爲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
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刼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爲
之開諭辭情懇到鬪者感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
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絕人而資稟

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鄉鄰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其爲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實豐多文士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卯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莅官復殷重教督翥卒爲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王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阮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親舊歎曰爲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遍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穀英師事程內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簾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閒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

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鬪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
衰者騎兵散去遠近莫不歎服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
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敬英等以某年月
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穀英子交游中最可保
任者以墓表爲請義不可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孫豆
籩歲時烝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於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
進於學所以爲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
訶瘴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爲王前驅而棄之戎行
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祿不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頽
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
壑甯以假息而爲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
惟義亡與亡者爲不亡銘其表之尙以發幽潛之光

遺山集

蘇彥遠墓銘

元好問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眞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贊以父廕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贊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榜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偁以廕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彥遠靈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聞陞眞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厯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爲南京廣儲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爲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

德謙德普德恆德履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
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爲
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
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
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
乃以任子概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
遠其一也仲明之歿予旣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
滅歟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圓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游道日廣而所
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
祖之米甯就陶生而乞憐貧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
先萬物竝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
崩奔混爲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
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尙有警言焉

遺山集

盧太醫墓誌銘

元好問

盧尙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尙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倡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剋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卽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旣已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甯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

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于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尙藥公有得內經探
病之源起死回生爲醫作鏡底裏洞明道風旣扇取重漢庭陽報
沓來壽考康甯翛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
陰實魏大名遙遙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
永爲世程

遺山集

張遵古墓碣銘

元好問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槨殯祔於縣西南張平
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銘爲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
來居南宮以醫爲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
謁率欣然爲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
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爲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
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大安庚午不肖孤纔
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

銘墓道誠得吾子論大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鄆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尙醫子和推明河閒劉守眞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爲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爲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爲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修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

金文最卷五十一目錄

墓碑

張君墓誌銘

見文雅

元好問

族祖處士墓銘

見文雅

元好問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元好問

敏之兄墓銘

元好問

贊皇郡太君墓銘

元好問

南陽郡太君墓誌銘

元好問

聶孝女墓銘

見文雅

元好問

孝女阿秀墓銘

元好問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一百一

元好問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元好問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元好問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龍虎衛上將軍元虎公神道碑

以上原列卷一百二

金文最卷五十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元好問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閒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綈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鬱鬱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弗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誼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葬遂爲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

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閒鑽辭幽石以慰下泉

道山集

敏之兄墓銘

元好問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闕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巖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過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傳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厄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窮巷抱書薇藿不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道山集

贊皇郡太君墓銘

元好問

夫人姓梁氏廣甯人曾大父忬遼祕書監弟援某朝宰相其後祕

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尙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
世爲閭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鑠宣武將軍
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爲河
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貴雄鄉
里侯資稟豪邁好賓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
鱗雜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嫺睦族屬內外無閒
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
彥實娶龍山劉致君之女於夫人爲姨妹議往內幣時次子獻誠
生始晷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
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
執僞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飢民爲侯家強娶法當爲良眾謂宜辨
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
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爲言侯亦
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爲入粟縣官度爲女冠并割上

田衣食之畫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
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甫釋褐華陰簿夫
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爲戒南征之役朝廷修馬政并牧之馬
似涉羸瘵官有被真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
難遽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
兄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
能爲舅氏覓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
教爲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孤禮無違者
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蹕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
養性鞍馬閒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者笑況必
不能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邁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
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
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爲正議大夫
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

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戶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不暇給孤奉慈訓尙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爲淑女爲良婦爲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似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媿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貽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有榮焉其敢不策厲驚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爲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秣驥問塗司南通達鼎於華腴動與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甯闐闐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燈煌煌誦書琅琅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

公北方之強武庫再傳化而文房鬱階庭之嘉樹乃異質而齊芳
版輿委蛇子祿孫飴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
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
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集

南陽郡太君墓誌銘

元好問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爲隰州人母邢生四
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爲贈朝列大夫同
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
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
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
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
四人長曰贊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
年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官次曰瑩棄家爲佛子有詩筆聞於時

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黃瑩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尙幼初華旣冠從兄賈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爲甚賈舉進士瑩與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鳴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閭卹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舉旣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齟齬識文舉於太原與之遊爲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爲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金迫親萬石不貲母氏劬勞無報可施樹

靜而風霜露涕而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人斯嗟惟
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癘疵玉樹階庭且蘭且芝一善不
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
列銘墓石尙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道山集

孝女阿秀墓銘

元好問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尙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己
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爲南陽令其母張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
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爲言
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爲棄父矣曰女從母爲順甯從
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階之
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而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
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
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集
以上原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元好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已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旣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濟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旣強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族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爲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尙無媿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沈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破

相下之水柵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
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
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
迨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
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尙不論也晝
境之後創罷之民新去湯火獨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闢田野完保
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
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通
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
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
冰霜化而紉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爲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
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幅憶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
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王子孟冬
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

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
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
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
以致祠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
爲祠祭之爲大事尙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樂布之立社
甄子然宋登之配會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
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
古而亦貴於沿人之情況平時則縣絕未遑人則焄蒿將見如公
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
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尙有攷焉好問旣述公之事又系之以
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潛蛟豈得
留汙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公籍盈數數有畸燕
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厯下開漢基楚破竹耳將

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一三大藩畫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
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
疵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高可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眉壽保
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泗人疇依乎遽奪之甘棠之蔭公之祠
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日多民政慈尸而祝之甯我私公福我兮
無已時子孫眾民其世思

遺山集

順天萬戶張公勲德第二碑

元好問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勲德碑見
示謂僕言此內翰潯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爲
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關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疆梗拊
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爲甚厚如輔不
敏亦得稟受成算自竭微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
不忘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
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

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竭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讐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道者亦旣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勲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爲憐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眾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美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蒞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

人恆山公武僊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
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
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僊軍果
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
張甫河間公眾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
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眾哥皆敗走由是祁陽
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
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於宣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
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於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
之卽奔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
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
爾卽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
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
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

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爲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嚮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牆百峯東西五峯苑家西水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諸砦望風降附及武僊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狹隘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爲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爲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其爲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爲亭榭爲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厯下則無卑濕之患此州遂爲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轍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價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卽同入陳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卽馳入陳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

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眾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卽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陳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陳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爲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旣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旣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卽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

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軍爲木棚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眾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連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迨宋兵盡迺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卽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死者如山岡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備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迺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閒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之長封嶺結陳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一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旣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

不可上公率眾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卽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卽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鬪公奮擊之馘虜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陳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尙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轍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閒皆

宋重兵所宿斥堠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斂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堡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軍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裹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渾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閒殆無甯歲朝議以杞爲上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旣固姦謀坐屈艫艫有橫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爲多初

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耕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餉自資比軍還閉關千里道殣狼藉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飢色許鄭之閒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移刺眾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旣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敗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

慕之恩拊吏民恆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經生耳不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岡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旣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言鬱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鑿韃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儼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賊黔髡自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

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強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
訶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歲江濱於光於黃棘
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閒勇氣益振每戰
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與鄰中渾新城矗若長雲吳
兒艫艫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鷹望見鼓旂謂公江神徐方
旣平荆楚旣同覲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珣戈彤弓何以命
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
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
配景鐘

遺山集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
曾大父內刺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
初拜尙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閣
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閣門

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
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尙食局使貞祐三年出
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革化軍厯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
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
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
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
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
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
尙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爲尙書
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甯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尙
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
十年未嘗有咎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子
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
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褒徊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集

龍虎衛上將軍朮虎公神道碑

元好問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於有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朴魯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羶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朮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朮不從武元下甯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甯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尙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

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
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
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
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陞滿氏進封太夫人公卽益津
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
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者初著籍卽衙直點檢
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童者以事
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
耳何敢爾耶直前擊之馬箠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
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
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
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我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
謂不畏彊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
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

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惟知威制彊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迹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強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狀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卽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甯初右丞綱軍

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
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僅僕二三輩夜
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
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
險而陳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
欲得馬吾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旣
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
十匹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
樂爲上言妃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
重而致遠設有意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
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尙輦局七月以扈
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
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會盡遠棄陵廟正
陛下坐薪嘗膽之日奈何以球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

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憚擲仗籠中明日
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
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
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
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
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偃偻而上欲出公軍士
之後軍爲小卻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
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
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
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
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
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強梗
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
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

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
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爲之
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
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
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
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
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
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遺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
爲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
管者怨且慚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
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吾曹受
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
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
檄擁護罪人可併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

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
行臺奏公爲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
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
不三數日遘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
場而死牀簀獨是爲介介爾此外復何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
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
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
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秘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
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
坦闕鄉令次彭孫聃孫俱早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
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尙幼公儀幹秀偉資稟沈毅
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卽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
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沒其孤
當卹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

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
甘苦至口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
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
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閒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
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爲氣所激尙能持刃而鬪況男子乎吾謂
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旣耽書史故親授三子
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
仲坦舉公柩北歸卜葬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
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有昆
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閒州閭貴
游華靡相尙公家累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棊梨可取諸
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眞淳之舊
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
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

化家存贏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
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
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甯至於失名蹭蹬
一麾有識興歎使之得時行道持眾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
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
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
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彊閒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无竝流
脂膏其處而不自豐直前經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
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
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巡周廬寶命不同
乃如之人兮祿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百二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